春光悄悄落在花朵上

■王雁翔

国防纪事

一

我和某教导大队二级军士长李士军，坐在春意荡漾的草地上，一簇一簇黄色、紫色、粉色小碎花缤纷地开着，蝴蝶在花草上起落。

李士军的左臂打着石膏，用绷带吊在胸前。一周前，他在训练中左前臂骨折，医生要求住院，他执拗而坚决，石膏一固定就回来了。

他觉得队里正集训新队员，大家忙得脚打后脑勺，自己住在医院不合适。回来不能上训练场，至少可以当值班员。

路边长长一排挺拔的小叶榄仁正往外探新芽，伞状树冠上的鹅黄嫩绿，羞怯、热烈。阳光纯净，空气里浮动着浓郁的草木气息。周末的营区，比平日多了些许安静，鸟儿在枝上叽叽喳喳。

这样的节气与环境，宜敞开心扉。但话头刚打开，李士军的手机响了。

音量很大，第一声铃声还未结束，手机已贴到他的耳边。感觉那是一个心理咨询电话，我赶紧起身离开。他一边接电话，一边用表情向我表示歉意。

我去远处散步。走一大圈，看他还坐在草地上接电话，我又折身往远处走。

等我再转过来，他的聆听或者抚慰已经结束，静静地看着草地上的小黄花出神，像倾听阳光落向花朵、草地的窸窣声，抑或还陷在他的困境与痛苦里。我站在他身后，忽然想起海子《亚洲铜》里的诗句：

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
淹没一切的是海水
你的主人却是青草
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
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

“我的工作就是这样，苦痛与阳光，有时只有一步之遥。及时有效的交流、抚慰，会让迷茫与痛苦转向平静。”见我回来，他笑着解释。

“经常接这些疏导电话会影响休息吧？”我望着他略显疲惫的眼睛问。

“有时凌晨一两点，睡得正香，电话响了。聆听、交流，挂了电话，自己像从梦里惊醒，会长时间在对方的困惑与忧伤里徘徊，反复思考下一步如何疏解、交流，想着想着天就亮了。”

“时间长了，那些糟糕情绪会不会堆垒在心里，影响自己的生活？”

他看着我说：“其实工作的过程，不管思想还是情感，在一次次聆听、交流、陪伴中，能帮他们走出心理困惑甚至危机，我感受到更多的是思考与美好。”

“抚平创伤，走出困惑，他们会像花朵一样给你一个春天。”我替那些打电话、来访者，或者他主动寻过去面对面者做了许诺，但这许诺听上去又像我对他的鼓励。

那些在电话里或者面对面与他们说的话，都长成了一棵一棵树的繁枝茂叶吧。就像眼前这一长排挺拔的小叶榄仁，在春光里伸枝展叶，无论面对怎样的风雨，浑圆的主干都会直挺挺向着纯净的蓝天、向着阳光生长。而他日积月累的思索与艰辛，都深埋成它们生长的根系与养分。

二

李士军远比我想象的忙碌。常态24小时值守心理服务热线，倾听、共情、表达、润心，每一个电话与环节，都是专业和爱心的拷问。

“有心理问题不怕，及时发现、干预，帮患者走出心理阴影，让他们回到阳光健康的生活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李士军说。

帮一个有心理疾患的人恢复健康，温暖的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家庭。我心想。

1999年冬天从山东临沂走进岭南军营，卫训队毕业后他就一直在这个大队卫生所，主要负责官兵日常防病、简单外伤消炎包扎、野外训练随队保障、重病患者转诊，等等。

一次比武尖子集训，藏族战士次仁从障碍独木桥上跌落，手臂骨折。手术很成功，但康复后回到队里的次仁像变了个人，以各种理由躲避训练。

队长将李士军叫过去，粗声大嗓说：“帮我把次仁的思想疙瘩解开。”

这是一次漫长的集训，6个月后，队员里的佼佼者将奔赴沙场比武。

次仁说：“我肯定没法参加正常训练，没机会了，也无所谓了。”

“你已经完全康复，训练没任何问题。”李士军望着次仁雪山一样纯净的眼睛说。

陷在畏惧阴影里的次仁说：“真的没问题？我真的还能行？”

一天又一天，李士军苦口婆心，脑仁想疼了，嘴也说麻了，但不管他说什么，次仁最后都是这句车轱辘话。

李士军不想让队长失望，也不愿在自己心里留一个遗憾。

两个月后，看到次仁重新冲上独木桥的瞬间，李士军两腿发软，跟虚脱了似的，一屁股坐到地上。恍惚中，他感觉身上的力气用完了，人成了一个空壳。紧张与欢喜，如潮水般在胸膛里奔腾。

令他欣慰的是，重回训练场的次仁很快追了上去，在赛场上夺得第三名。

“这事儿对我触动太大了。我反复跟他聊天、给他鼓励，每次冲到独木桥下，他都会停住，不敢上。”李士军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当时我不懂心理学，方法不对，工作很费劲。有些心理疾病，不是人不坚强、不勇敢，是没办法从心理的困境里走出来。”

三

一把铁锹与一把刨子，都是用铁与木头做的，但刨子的工作铁锹做不了。心理疾患与思想问题不是一回事，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

春天过去了，春天又来了。李士军渴望依靠自己的努力充电蓄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梦和人一样，千差万别，也偶有相似。在那么多夜晚，他困倦的目光不断地停在那些砖块似的书页上，想起家乡村道、田野上总也飞不高的麻雀，为何不能像大雁、鹞子、老鹰一样飞翔，因为它们翅膀脆弱、骨头纤细，只能在粪堆、草垛、麦田觅食。这样想的时候，无边的困倦常会悄然退去。

有人酣然入睡，有人辗转难眠，有人困于途中，有人灯下座谈，有人在雨声里读书、发呆或遐想……远处丘陵上林木茂密，一派翠绿，夜色与雨声笼罩着窗外世界，一片一片模糊的桔黄，是路灯。他想与一个人雨夜畅谈，聊聊书页上那些拨动他心弦的文字或故事。

在雨声、在唧唧虫鸣里，他经常忘了时间。他希望某日推门，能看见另一个自己。

某日晚饭后，他边走边在脑海里设计焦虑自评量表，不留神跌进路边池塘，扑腾几下，在齐肩深的水里站稳。几名战士在岸上嘿嘿笑，他双手拍打着水面说：“看到一条鱼，鱼没抓着，把自己抓到水里了。”

两年，他考取三级心理咨询资格证，将兼职心理咨询师的担子扛在了自己肩上。

10多年之后，他仍清晰地记得那两年时光里的每个白天与夜晚。

成为心理服务专家组成员后，他经常参加心理热线、面对面心理疏导、心理骨干培训、巡回服务等。

“新兵正处于生理与心理成熟的快速转换期，当自我意识受到严格纪律约束形成强烈反差时，很容易产生失落感，对新环境和高强度训练不适应，人际关系处理不妥时，易出现入睡困难、紧张、焦虑、抑郁、烦躁、压抑等不良情绪，甚至会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产生怀疑。或因训练伤、胃肠道等疾病，较长时间不能参加连队正常训练学习，也会产生内疚、自责等心理反应。”他盯着脚前一丛小黄花，停了半晌，“这时候，带兵人用正确的方法帮助他们看到自己的优点，激发潜能与动力，树立自信，心理阴影消除后，他们都会成长为优秀的军人。”

2023年10月，一名女兵轻轻敲开了他“心语工作室”的门。

这是一名身材高挑的本科毕业大学生新兵。她说来部队之后，现实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觉得大学里学到的知识用不上，颇感迷茫。

她边哭边说，他默默聆听，将纸巾盒轻轻往她跟前推了推。

在泪水里倾诉了20多分钟，她说：“班长，我哭完了，感觉轻松了许多，没那么压抑了。”

她俏皮地向他做了一个自嘲的表情，然后说：“我以全优成绩毕业，来部队却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我是不是除了会读书，其他真的都不行？”

“你是什么时候有当兵想法的？”他望着她明亮的眼睛问。

她说：“我上高中时就想当兵。”

“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刚穿上军装时是什么心情？”

她的脸庞上掠过一缕欢喜：“非常开心、兴奋、自豪，觉得自己比同学更幸运，更有担当。”

“穿上军装之前，就像你当年考大学一样，为了让自己成为更优秀的人，你肯定也在心里做了充分的准备。”

她说：“是呀，对于部队的生活，我都在心里想过了。可每天重复同样的训练，被子叠成‘豆腐块’，甚至连手机都不能正常使用，我觉得自己很难适应。”

他说：“来到军营这个特殊的环境，肩上是特殊的任务，在实现理想的路上，遇到各种困难很正常，我也有过跟你一样的经历……”

倾听、交流了40多分钟，最后，她说：“谢谢班长，我能在这里再坐一会儿吗？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哭过。”

一个月后，第二次见面，他发现她已经变了。她笑着告诉他：“我已经适应了部队的生活，一定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理想。”

四

2023年底，二级军士长服役期满，李士军通过一级军士长晋级考核。没有岗位编制，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回地方发展，一些心理咨询机构和学校也向他抛来橄榄枝，可他依然选择延期留队。

我问他怎么打算，他呵呵笑：“如果一直没编制，我就一直延期到部队不需要我的时候吧。”

春天，每棵树都在储备养分、绽放花朵，只是有的花用眼睛欣赏，有些要用心聆听。我正在心里思忖，他6次放弃调入体系医院，在基层这些年，曾帮助多少战友摆脱心理困境，在欢喜里轻装前行。他的热线电话又响了。

我起身挥手。小花如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在草丛里轻轻摇曳。我又想起海子的诗《活在珍贵的人间》：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一层层白云覆盖着
我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泥土高溅
扑打面颊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
爱情和雨水一样幸福

我将这首诗发给了正在忙碌的李士军，也在心里发给那些在电话那头向他倾诉的人。

踏遍青山寻劲松（中国画） 杨文军作

子弹的轨迹

■程文胜

久不据枪，手心渗出微汗
如出征赛马在闸厢前
喷吐热气
左右两旁枪声如豆
弹匣的子弹比扳机更焦急

米粒大小的阳光在准星上
跳舞，嘲弄我的弱视和臂力
硝烟如作料混入空气
四月的风渗透战场气息

这是射击训练考核，手枪在握
五颗子弹一颗颗提醒我
一名四十年的老兵
哪怕一次脱靶足以羞愧余生

一

第一颗子弹出击
跳动的枪口
射出一只布谷鸟的啼鸣

飞翔的声音洞穿时空
那时，我本少年
油菜花铺满家乡的春天
野营拉练帐篷绵延
如蘑菇从土地钻出地面
战马在河边嘶鸣
歌声在岸上飞扬
一双双解放鞋穿街走巷
工兵铁锹上下翻飞
一段污泥沉积的小街
竟然还原出青石条路面

暮色轻如纱帐
缓缓降落中学操场
电影《南征北战》开演
子弟兵和乡亲们围坐一起
那么亲，那么亲
红五星帽徽一闪一闪
如同一颗颗繁星
在星空云海里眨眼
我挤在放映员身边
央求戴一下绿色的军帽
放映员弯下腰
为我系上第一粒纽扣
他的食指只有半截
他说那是敌人子弹打折
怕死就不配穿军装

那晚的风声如此神奇
从没有见过出膛的子弹
眼前却划过飞翔的痕迹
子弹的光热
让一粒稚嫩的种子知道
什么叫春回大地

二

膛线飞旋，第二颗子弹
如一支响箭奋勇向前
血染的风采激发血性
“十八岁，十八岁
我参军到部队”

那时，东山坡的老营房
积雪如棉垛
老兵复退，新兵下连
战友话别一夜无眠
当朝阳穿过第二扇窗口
洁白的床单泛出霞光
我看见老班长
还在门口吸烟
雪花漫过他的棉鞋

这里高山下没有花环
没有冲锋的堑壕
和呼啸的子弹
但有边塞侠骨的馨香
青春无悔的誓言
界碑和战位
立正我萌动的初心
深入我青春的骨髓
我知道
丈量边陲的脚印
也在测量人心
好人的尺码是道德
好兵的词典是牺牲

那晚，旷野的寂静
放大往来的风声
顺着老班长的足迹
祖国的边疆
从未如此神圣而清晰

三

手指扣压，第三颗子弹出膛
子弹，金色的子弹
如同飞过楼群的鸽哨
涌进记忆的耳蜗
那年夏天，一副红肩章
宛如一对红色的翅膀
带我飞翔，当一名战地记者
成为军校毕业的理想

从小就从父辈劳作中知道
一粒种子发芽
只是朴素的感恩
回报土地的最佳方式
只有成为粮食，颗粒归仓
路灯、手电筒摇曳
烛火如小鸟舌头一样跳动
行军路上
握枪的手开始执笔
在一个个绿色方格子里
播撒希望的种子
幸福的种子
人生出彩的种子

香港回归的夜晚
我激情赞美紫荆花香
九八洪水翻起巨浪
抗洪官兵让我泪洒成行
在历史的天空中
我钩沉开国将帅的传奇故事
在平凡的岗位上
我寻找每一个坚守平凡
创造非凡的普通人生

金属笔尖犹如金色子弹
每一道前进的弧线
都饱含对军队的热爱
每一点思想的闪光
都呈现一名士兵的锋芒

四

第四颗子弹破空而出
这是一颗射向顽疾的子弹
通体透明而灼热
比柳叶刀更尖锐
比流星更迅捷更持久

子弹来自一座小小院落
那里白墙青瓦，花香四溢
那里的万道霞光
见证人民军队的定型和重塑
迎接新一轮政治建军的洗礼
子弹闪光而呼啸
引发头脑风暴
击响变革战鼓
锚定新长征的航向
强军的步伐如此铿锵

作为一名老兵
我庆幸亲历浴火重生的过程
我骄傲看到整装再出发的景象
在大漠，我看到
“蓝军”磨刀石砥砺刀锋
滚滚风尘中闪烁智慧之光
在高原，我看到
女子战炮班雪域练兵
英姿飒爽像格桑花一样灿烂
在海疆，我看到
战士挑战生理心理极限
意志如钢铁一样坚强

我更庆幸年过半百
能够蹲连当兵
在备战一线聆听战车轰鸣
看大国重器擎起强国梦想
在一个满载荣誉的连队
重铸一名老兵的忠诚和信仰

五

轮到第五颗子弹击发
圆圆的靶心逼近我
子弹以加速度迎头相撞

一颗子弹的飞行轨迹
让我联想一名士兵的成长
在军营熔炉里
有志青年冶炼、摔打、成才
肌肉群凝结出钢铁的质感
信息智慧累积出火药的力量
闻令而动
思想行动疾如瞬间击发的底火

弹道无痕，初心不变
在这个百花争艳的春天
尽管身手已不再矫健
热血却如春潮冲刷海滩
此刻，我愿化身为子弹
一颗上膛的子弹
一声令下
即刻飞出最美的流线
纵使解甲归田
归来仍是少年

又梦戈壁风

■刘光斌

军旅点滴

不知道是风有记忆追我，还是我的记忆里有风，反正有几次当夜深人静鹭岛的台风撞击家里的门窗时，时间总是要掉头回溯，将梦里的我带到当年那遥远的戈壁滩上。

我曾经在那里驻防9年。戈壁滩的风声里，融入许多珍贵的记忆。

在那里，我仿佛听到戍边征战的悲壮回声。西汉名将霍去病，数次亲率铁骑在风尘起处直击匈奴腹地，为西汉北部边疆赢得安宁稳定，并拓展了大汉版图。也许在两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中，霍去病已成为一个遥远的英雄符号，但他的滚烫血性和尚武精神将穿越历史风云。也许诸多美妙的故事与传说已被岁月侵蚀得锈迹斑斑，但霍去病马踏匈奴的英雄豪气将镌刻青史、传承后世。

眼望千年风刀刻下的神奇画面，怎能不敬畏大自然的无穷力量。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广袤戈壁滩上，兀立一座雅丹地貌的乌尔禾风城，俗称“魔鬼城”。这里四季狂风不断，最大风力超过10级。那些高大尖锐的岩石长期在定向风的侵蚀雕凿下，有的像宫殿，有的像城堡，有的像怪异的动物。大风刮起，走石飞沙，地暗天昏，怪影迷离，如箭的气流在怪石山间穿梭回旋，尖厉的声音如狼嗥虎啸、鬼哭神嚎，故名“魔鬼城”。

晚清军事家左宗棠当年收复新疆时，在陕、甘、新栽植道柳200多万株，后人称为“左公柳”。“左公柳”在河西走廊的境遇最差，因干旱风摧，成活率低。即使成活，也大多成了歪脖子树。

戈壁罡风并非虚张声势，强大的摧毁力让人不寒而栗。当任性的戈壁风与不屈的现代军人狭路相逢，打磨锻造出一支忠诚戍边的威武之师。跨进军营恰逢数九寒天，干燥的空气会使咽喉鼻孔如冒火一样干疼，寒风会使嘴唇和手部干裂渗血。至今，我的右耳廓上留有一块冻伤的印痕。战士们集合站队数番号唱歌时，哈气凝固在眉毛和皮帽的正面，像霜雪一样。来自南方的新兵，训练时即使戴着白色的棉织手套，手背也会被冻肿。

我刚到团里工作那年冬天，寒风中舞动着雪花，最低温度达到零下29摄氏度，附近有条高压线被冻断。一天夜里，大风把营区西北方向的围墙吹倒了一截。撕开围墙的暴风雪一路狂奔，将东南角4个加盖保温草帘的塑料大棚全部掀开，长势不错的芹菜、西红柿等反季节蔬菜被一扫而光，实在令人心痛。要知道，这是官兵冬季能吃上新鲜蔬菜的唯一来源。那一夜的风，还冻住数条供水线路，吹断两个连队的烟囱。

对常年战斗在戈壁风口的官兵来说，罡风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在这里，一茬茬军人接力铸就忠诚之剑。